

太宰治“人生三部曲”：《津轻》 《小丑之花》 《小说灯笼》（套装三册）

作者：太宰治

总目录

[津轻](#)

[小丑之花](#)

[小说灯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津轻 /（日）太宰治著；吴季伦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411-4649-7

I. ①津... II. ①太...②吴...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5664号

本书中文译稿由台湾·马可孛罗文化授权

JIN QING

津轻

（日）太宰治 著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谭黎 奉学勤

特约监制 赵菁 单元皓

特约编辑 胡瑞婷

装帧设计 所以设计馆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25mm×185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22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49-7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阅读，认识你自己

Lege, temet nosce

□

津轻雪花的种类

粉雪

粒雪

绵雪

水雪

硬雪

糙雪

冰雪

（引自《东奥年鉴》）

唯有再见才是人生

吴明益

一九〇二年，二十二岁的鲁迅赴日，两年后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成为仙台唯一的中国学生。二十多年后，才有那篇知名的《藤野先生》，以及里头所回忆的“幻灯片事件”。

《藤野先生》里鲁迅陈述的日本经历成为鲁迅传奇的一部分，文章中提及课堂上观看日俄战争的其中一张幻灯片，引起日本同学欢呼，让鲁迅意识到自己同胞的麻木病源，也成为他弃医从文的关键。许多论者认为，鲁迅后来到东京着手翻译俄国与东欧文学，参与革命活动，写出《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都跟这个“幻灯片事件”有关。彼时一代文学家太宰治尚未出生。

一九四四年，三十五岁的太宰治受日本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将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宣言”予以小说化的委托，开始阅读鲁迅，并且于暮冬之际赴仙台探寻鲁迅事迹。翌年，日本战败，《惜别》出版。

太宰多数小说都有很浓厚的个人色彩，但《惜别》却是“他传”，写的是鲁迅在仙台的生活。太宰治虚构了一位名叫田中卓的医师，在记者的来访下，回忆和鲁迅相处的点点滴滴。太宰为了写作鲁迅，将七卷本《大鲁迅全集》（改造社）细读过，作为他理解鲁迅的基础。小说中鲁迅对田中的自白，内容显然都来自于鲁迅的作品。与此同时，太宰治还读了两本鲁迅的传记，分别是太宰治评述“像春花一样甘美”的《鲁迅传》（小田岳夫），以及“像秋霜一样冷峻”的《鲁迅》（竹内好）。

《惜别》在日本文学界的评价并不高，竹内好甚至批评太宰误读鲁迅，但我却认为它是一部极有意味的作品。原因之一在于，这部受政府委托的著作里，太宰借鲁迅之口，某种程度上批判了军国主义思想。其次是，太宰也借由鲁迅的文学观，发挥了自己的文学观。更有意思的是，在接受委托写作的同年，他也受了小山书店之邀写作故乡，这就是你手中这部美丽的重访（或告别）故乡之书——《津轻》。

普通读者对太宰治的认识，多半建立在《人间失格》与《斜阳》这两部作品上。放荡酒色、心灵矛盾、哀伤为人的挣扎，是太宰文学的典型。而他五次自杀的经历，也常让人与其小说联想在一起。相对地，阅读《津轻》将是完全不一样的明亮经验。

《津轻》分为“序章”及“正文”（《巡礼》《蟹田》《外滨》《津轻平原》《西海岸》五章），乍看像是以地理与特色进行“导览”的游记，实质上则不然。太宰认真阅读了大量地方历史文献，再穿插访友经验与回忆片段，写出了这部“不只是游记”的作品。

书中内容我自不必赘述，但不妨提醒读者注意几个部分：论者多半认为太宰治的忧郁性格，与他的家族有关。选择文学为志业的太宰，很想逃离父亲与兄长的权力环境（他的父亲津岛源右卫门是地方名绅，也是县议员、众议院议员、贵族院议员，同时经营银行与铁路），而《津轻》正好为此观点，埋藏了情感线索。

另外，读者当会发现，除了嘲弄、戏谑的“无赖派风格”外，太宰写景与叙事都十分出色。《津轻》与《惜别》里的景色都十分温暖，那些小酒馆、渔村巷弄、堤川、观澜山，在港口缓缓落下的粉雪、粒雪、绵雪、水雪、硬雪、糙雪、冰雪（只有雪国的子民才能分得清楚），以及水色浅、盐分淡，隐隐飘着海潮香味的蟹田海岸……他是如此努力想展示自己故乡的美与自己文化气质的根源。此外，太宰的历史观、文学观与思想，也在这部书里与故旧的饮宴讨论中，很自然地铺展开。

比方说在与阿竹重逢的那段，太宰刻意把拉杂的寻人过程都写出来，却让人紧张地期待。他提到“在兄弟姊妹当中，只有我一个的性情粗野而急躁，很遗憾的就是来自这位养育我的母亲的影响”，指的就是十三岁起就照顾他的阿竹，这是对一女佣的最高礼赞。而当他与好友N君谈及故乡的“歉收年表”，看到每隔几年就出现的凶年，太宰不禁义愤。他说津轻人将歉收说成“饥渴”，而“我们的祖辈一生下来就遇上了歉收，在艰难的困境中长大成人。这些熬过困境的祖辈的血液，也必然在我们的体内流动着”，甚至大胆批判了政府无能。

引用京都名医橘南谿《东游记》中的几则奇幻故事，更让我仿佛看到眼神天真澄澈的少年太宰——毕竟太宰留下的照片，眼神总是如斯忧郁。

太宰或许不能理解鲁迅留学时所受到的歧视，以及作为一个没落帝国的子民，在日俄战争中所受到的刺激，但他显然很努力地想理解这个影响中国的作家，并且与他在文学中对话。研究者藤井省三曾为文讨论过太宰的《惜别》，提及小说里鲁迅写了一段文章给“我”，内容正是《摩罗诗力说》的部分段落。“我”回答说：“我觉得，该短文的主旨，指出了与他从前说的那种‘为帮助同胞的政治运动’的文艺多少有些差异的方向，不过，‘不用之用’一词让人感到丰富的含蓄。终归还是‘用’。只是不具有像实际的政治运动那样对民众的强大指导性，而是渐渐地浸润人心，发挥使其充实之用的东西。”“我”并进一步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文艺这种东西，就会像注油少的车轮那样，无论开始时怎样流畅快速地运转，都可能马上就损毁。”

或许，这才是太宰抵抗家族权力，对时局与自身情感的迷惘，依靠酒精、毒品、放纵情欲外，真正支持他的根本力量？他希望自己的文学是不断滚动人生的润滑剂，是无用却能浸润人心的物事。

太宰与鲁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他们对父亲形象的抵抗。在这特别的一年里，他或许短暂地从多重的纠结情感里抽身出来，体验了人跟土地的纯粹情感。

只是他终究选择再次告别。

在太宰治的遗作《Good-bye》的前言中，他提到唐代于武陵的诗：“人生足别离。”劝酒的人说，不要再推辞斟满酒杯了啊，因为“花发多风雨，人生足别离”。太宰说他有一位前辈将诗句翻译成“唯有再见才是人生”，相逢的喜悦转瞬即逝，离别的伤心却黯然销魂、如影随形，因此我们一生都得活在告别中。

我将《津轻》视为一部“告别”之作，因为那个太宰归去的故乡，正是他要道别的故乡。而他写鲁迅的作品名为《惜别》（这是藤野送给鲁迅照片背后的题字），则是太宰文学精神的另一面向：他一生中多次想以死亡与世界告别，在我看来，正是太宰“惜别”这个世间之故。那个他想离弃的生命，就是他燃烧的生命；而他离去的故乡，正是他留恋的母土。关于这点，你手上的《津轻》正是美丽的明证。

目录

[津轻雪花的种类](#)

[唯有再见才是人生](#)

[序章](#)

[巡礼](#)

[蟹田](#)

[外滨](#)

[津轻平原](#)

[西海岸](#)

序章

某年春天，我首度到本州岛北端的津轻半岛游历了一趟。那段三星期左右的旅行，堪可在我的三十几年的人生中记上一笔。津轻是我生长的故乡。在那二十年的岁月里，我只去过金木、五所川原、青森、弘前、浅虫、大鳄这几座城镇，其他的村镇一概毫无所闻。

我出生的金木町坐落于津轻平原的正中央，居民有五六千人。这座城镇虽没有值得一提的特色，却难掩一股想跟上摩登都市的作态气息。说好听点，这座城镇好比清水一般恬淡；讲难听点，便是肤浅又爱慕虚荣了。由这里南下十二公里左右，在岩木川的河畔有一座名为五所川原的市镇，那里是这一带物产的集散地，听说居民超过一万人。除了青森和弘前那两座大城以外，这周遭就没有其他城镇的人口破万了。说好听的，那里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可倒过来讲，则是嘈杂闹腾。偌小的市镇，不但嗅不到农村的悠然恬静，反而早已悄悄渗入了都市特有的那股令人胆寒的孤寂。打个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为情的夸大譬喻，拿东京来说吧，若说金木是小石川，那么五所川原就相当于浅草。我姨母就住在那里。小时候，比起亲生母亲，我更喜欢腻着这位姨母，因此时常来五所川原的姨母家玩。可以说在我进中学以前，除了五所川原和金木町之外，根本没去过津轻的其他城镇。直到几年后，当我前往青森市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时，那段区区三四个小时的路程，简直是一趟非比寻常的远征之旅。我甚至把当时满腔的雀跃兴奋，添油加醋地写成了小说。⁽¹⁾文中的记叙并非尽如事实，而是充满既哀伤又逗趣的虚构，不过大致就是我当下的感受。在此节录一段如下：

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后，这个少年先搭马车再换火车，一路颠簸地来到了四十公里外县厅所在地的小城市考中学。那一天，少年穿着的服装委实古怪而教人同情。那一身前所未见、散发着孤寂氛围的罕见服饰，是他经年累月巧思的结晶。他特别中意一件白色的法兰绒衬衫，当时自然也穿在了身上，而且这天的衬衫还带着犹如蝴蝶翅膀的大领子，并像穿夏季的开襟衫时外翻盖住西服外套的领子那般，将大领子拉出和服的领口外面披着，看起来倒有点像小孩子的围兜。然而，那副装扮看在可悲又紧张的少年眼里，只怕宛如一位如假包换的贵公子。他下身穿着一件久留米⁽²⁾藏青底带白条纹的短裙裤⁽³⁾，再套上长袜和亮锃锃的黑色系带高筒靴，最后还披上了斗篷。

由于父亲已经过世，母亲又疾病染身，因而少年的日常生活都由温柔的兄嫂悉心照料。少年央求手巧的兄嫂想法子把衬衫的领子放大，兄嫂笑了他，少年着实动了怒，对于没人能了解自己的美学深感委屈，险些掉下泪来。“潇洒与典雅”，这两个词语涵盖了少年所有的美学……不不不，就连他的整个生命与人生目的，也尽皆涵括在内。他披挂斗篷时故意不系扣子，让斗篷颤巍巍地眼看着就要从偌小的肩头滑落下来，他认定这就叫摩登。真不知道他究竟打哪里学来这么些花招呢。或许这种摩登的思维乃是出于本能，即便没有榜样可供学习，亦能靠自己发想而得吧。

少年自出生以来，这几乎是头一遭踏进较为像样的城市，他因而在装扮上使出了浑身解数。少年由于过于兴奋，一到达此处坐落于本州岛北端的小城市，霎时连开口讲话都变了个人似的，用了早前从少年杂志上学到的东京腔。但是，当他在旅舍安顿下来，听到女侍说话后赫然发现，这里说的仍是与他家乡完全相同的津轻腔，少年顿时感到有些失落。毕竟故乡与这座小城市，仅仅相隔不到四十公里罢了。

文中提到那座海边的小城市，便是青森市。说来，那是三百二十年前的事了。宽永元年⁽⁴⁾，外滨⁽⁵⁾的町奉行官⁽⁶⁾开始经营此地，力图将此地打造成津轻第一海港，据说当时这里已有上千户人家。后来，此地又与近江、越前、越后、加贺、能登、若狭⁽⁷⁾等地有了频繁的海运往来，这才逐渐发达起来，成为外滨最为繁盛的港口；又过了数百年，依据明治四年⁽⁸⁾颁布的《废藩置县令》⁽⁹⁾，青森县于焉诞生，并且成为县厅的所在地，守卫着本州岛最北边的门户，更不消提这里和北海道函馆市之间的铁路渡轮⁽¹⁰⁾早已闻名遐迩。如今，青森县的户数似乎已经超过了两万，而人口数也超过了十万。然而，看在游客的眼里，那些特色并不足以让旅人对此地抱有好奇，原因在于这里的房舍遭逢多次火厄，市景已变得十分破陋。如此景象虽非此地所愿，但问题是旅人来到这里，实在遍寻不着哪个地方称得上是市中心。灰扑扑又煞风景的屋子一间挨着一间，丝毫引不起游客想上前一窥堂奥的欲望，只会让人心浮气躁，急匆匆地穿过这座城市。然而，我却在这样的青森市住了整整四年。不单如此，在我的人生当中，

这四年可说是格外重要的时期。有关我彼时的生活样貌，已在我初期的小说《回忆》中做了详尽的描绘：

尽管成绩并不理想，我在那年春天仍然考上了中学。我穿着簇新的裙裤、黑色的袜子和系带高筒靴，放弃了此前的毛毯，将厚毛料的斗篷潇洒地不系上扣子，就这么来到了这座海边的小城市。我在一位远亲家开的和服店里卸下了行囊，从此在这一户挂着破旧店帘的屋子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日子。

我的个性很容易得意忘形，在进了中学以后，就连去公共澡堂，我也总得戴上校服帽，穿上裙裤。当我这副模样映在街边的窗玻璃上时，我还会笑着向自己的镜影轻轻地地点头致意。

即便如此，学校却没有丝毫乐趣可言。涂上白色油漆的校舍位于市区的边缘，紧邻后方有个面向海峡的广阔公园，连在上课的时候，也能听见海浪和松涛哗哗作响。宽敞的走廊、挑高的教室天花板，在在使我感到十分惬意，唯一的遗憾就是这里的教师们对我施以粗暴的虐待。

从开学典礼的那一天起，我就被某位体操教师揍了。他说我气焰嚣张，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子。这位教师在入学考试时恰是我的面试官，当时他曾语带同情地对我说：“你没了父亲，想必也没法好好读书吧。”听得我难过地低伏着脸。正因为如此，他的施暴愈发刺伤了我的心灵。其后，我陆续遭受了多位教师的殴打，他们以我嬉皮笑脸、打呵欠等种种理由，对我施以体罚。甚至还告诉我，我在上课时打呵欠的声音之大，已经成了教师办公室里众所皆知的趣闻了。我实在难以想象教师在办公室里居然会谈论如此莫名其妙的事。

有个和我来自同一座城镇的同学，某天把我叫到校园一座沙冈后面，给了我几句忠告：“你的态度看起来确实有些趾高气扬，若再那样继续挨揍，肯定要留级的。”我听了一时语塞。当天放学后，我独自沿着海岸急急回家。浪花一阵阵漫过我的鞋底，我边走边叹气。当我用西服袖口抹去额上的汗水时，一张大得吓人的灰色船帆，就这么摇摇摆摆地从我眼前驶过。

这所中学现今仍一如既往地坐落于青森市的东侧，而那座广阔的公园便是合浦公园。这座公园紧邻着学校，说是学校的后院亦不为过。除非遇上暴风雪大作的冬日，我每天上下学总是抄近路走，穿过这座公园沿着海岸步行。鲜少有学生走这条路。于我而言，走这条近路格外神清气爽，尤其初夏的早晨更是如此。此外，我寄宿的那家和服店，便是寺町的丰田家。这家在青森市首屈一指的老铺已经传承了将近二十代。丰田伯父已于几年前过世，他对我比亲生孩子还要疼爱，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两三年来，我曾去过青森两三趟，每回必定为这位伯父上坟，也总是住在丰田家，这已经是惯例了。

在升上三年级的某个春日清晨，我在上学途中倚着朱漆木桥的圆栏杆，发怔了好一会儿。桥下那条和东京隅田川同样宽广的大河缓缓地流着。我从来不曾像这样走神。我老是觉得背后有人在窥看自己，所以随时随地总要摆出某种样态。就连我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仿佛都逐一标上了注解，比方：他在困惑地望着手掌，他在挠着耳背喃喃自语……因此对我而言，根本不可能出现“忽然间”抑或“不知不觉地”之类的举动。我在桥上从愣怔中回过神来以后，这股寂寞的感觉令我雀跃不已。当我沉浸在这股兴奋之际，仍不忘思考自己的过去与未来。我踩着咔嚓咔嚓的鞋声渡桥，种种往事随之涌上心头，继而联翩浮想。到最后，我叹着气这样想：我能成个大人物吗？

（中略）

无论如何，我在心中语带强迫地告诉自己：你必须比其他人更优秀才行！事实上我真的努力苦读了。自从升上三年级起，我在班上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虽说既要名列前茅，又不被讥为只会考试的书呆子并不容易，可我不但没有受到这样的嘲讽，甚至握有摆平同学的窍门，就连一个绰号“章鱼”的柔道主将都对我言听计从。有时候我会指着搁在教室角落的大纸屑罐，对他说：“章鱼，还不快钻进罐里去？”⁽¹¹⁾他便依言照做，边笑边把脑袋瓜伸进去，那笑声在纸屑罐里发出古怪的回音。班上长相俊美的同学们大都对我同样百依百顺，甚至连我拿剪成三角形或六角形或花瓣状的膏药贴在自己满脸的痘痘上，也没有任何人敢讥笑我。

那些痘痘委实让我烦心不已。那个时期，我的痘痘一天多过一天。我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第一件事便

是伸出手掌探触脸上痘痘的变化。虽然我买来各式各样的药膏，却始终不见起色。去药店买药时，我都得把那种药膏的名称写在纸条上拿去询问，佯装是受托前来买药的。在我眼中，那些痘痘象征着情欲，令我羞愧得感到前途一片黯淡，甚至想过不如一死百了。家里人对我这张脸的恶评，同样到了个极致的地步。听闻我那位已出嫁的大姐甚至说过：不会有人愿意嫁给阿治的！我只能一股劲儿地拼命抹药祛痘。

弟弟也为我的痘痘很是忧心，曾经好几度替我去买药。我跟弟弟从小感情不睦，在弟弟考中学时我甚至暗自祈求他落榜，直到兄弟俩一同离乡背井之后，我才逐渐懂得弟弟的善良。弟弟长大之后变得沉默寡言，十分内向。他也时常写些小品文投稿到我们的同人杂志，但内容无非是无病呻吟。与我的成绩相较，他对自己略逊一筹的分数感到非常苦恼，我若出言安慰，只会惹得他愈发不悦。还有，他也相当厌恶自己的发际线形似富士山的美人尖，并且深信就是因为额头太窄，所以脑袋瓜才不灵光。唯独这个弟弟，我愿意包容他的一切。当时的我与人相处的模式，不是隐瞒一切，便是开诚布公，只有这两个极端。我们兄弟俩可说是畅所欲言，无话不谈。

在某个看不到月亮的初秋夜晚，我们来到了港口的码头，迎着拂过海峡的凉风，聊着红丝线的传说。那是学校的国文教师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学生的一个故事：“我们右脚的小趾上系着一条看不见的红丝线，它的另一端往远方长长地延伸出去，系在某个女孩的另一根脚趾上。无论两人相隔多么遥远，抑或多么接近，甚至是在大街上遇见，这条红线都不会缠成一团，而我们命中注定要娶到那个女孩当媳妇儿。”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时相当兴奋，一回到家里立刻讲给弟弟听了。这天晚上，我们同样在海浪的拍打和海鸥的叫声中，聊起了这个故事。我问弟弟：“你的夫人这时候在做什么呢？”他用双手抓着码头的栏杆晃摇了两三下，难为情地说：“她正走在院子里呢。”我觉得那种脚上趿着在院子里穿的大木屐、手中轻执团扇、凝目欣赏夜来香的少女，跟弟弟特别般配。接下来轮到我说自己的妻子了，可我只望着黑漆漆的海面说了句：“她系着一条红腰带……”然后便语塞了。横渡海峡的渡轮宛如一间庞大的旅舍，许许多多的舱房都亮着黄色的灯光，从海平面缓缓地出现。

两三年后，我这个弟弟死了。我们还在一起念书时，特别喜欢去那座码头。即便在下雪的冬夜，我们兄弟俩依然打着伞去那座码头。雪，静静地飘落在港口深不见底的海上，那情景真是美极了。近来连青森港亦是船舶辐辏，那座码头也塞满了船只，根本毫无景观可言。还有，那条酷似东京隅田川的广大大河，即是流经青森市东部的堤川，它会在前方不远处注入青森湾。我所谓的河流，充其量只是堤川流入大海前的一小段，而其缓慢的流速，仿佛格外踌躇不前，甚至就快倒流回来。我望着那段缓慢的河流茫然愣怔。若是用个显摆的比喻，可以说我的青春也仿佛是河水流入海里之前一样。也因此，在青森生活的这四年，成为我难以忘怀的时光。关于青森的回忆，大抵就是如此了。此外，位于青森市以东十二公里左右，一处名为浅虫温泉的海边，同样是我永远难忘的地方。在此再次摘录同一篇小说《回忆》里的一节：

入秋之后，我带着弟弟从那座城市出发，前往搭乘火车三十分钟左右即可抵达的一处位于海边的温泉胜地。家母带着我那染病初愈的小姐姐，在那里租了一间屋子，希望借由浸泡温泉帮她调养身子。我在那里住了好久，努力准备升学考试。我向来被称作秀才，为了保有这项头衔，非得在中学四年级考进高中，让大家瞧瞧不可。但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抗拒上学，并且日益严重，然而在无形压力的驱赶下，我依旧继续奋发苦读。我天天都从那里搭火车上学。到了星期天，朋友们会来找我玩，我们必定会一起去郊游，在海边找一块平坦的岩石，搁上锅煮肉和啜饮葡萄酒。弟弟嗓音优美又会唱很多新歌，我们要弟弟教唱后齐声合唱，玩累了就在那块岩石上睡觉，一睁开眼却赫然惊觉海面涨潮，原先与陆地相连的岩石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离岛，我们以为自己还在梦境中呢。

或许这时候可以来上一句俏皮话——我的青春终于要流入大海了！浅虫一带的海水尽管清澈见底，但这里的住宿质量却有待商榷。坐落在天寒地冻的东北渔村的旅舍，理所当然具有渔家的野趣，绝不该有所苛求，但分明是乡下，却给人一种世故而滑头的感觉，好似一只不知天地之大的井底蛙，实在教人坐立难安。该不会仅只我一个人感受到那股难以忍受的傲慢吧？话说回来，正由于那里是故乡的温泉胜地，我才敢口无遮拦地说些难听话。虽然我最近没住过此处温泉乡，希望住宿费用不会贵得让人咋舌，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显然说得有些过火了。我已经好久没在这里住宿，只在搭火车经过时，由窗口眺望这座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太宰治“人生三部曲”：《津轻》 《小丑之花》 《小说灯笼》（套装三册）》太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592.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